

■本报见习记者 臧韵杰

你会如何形容苏州?是粉墙黛瓦、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城,还是处处流淌着风雅才情的诗意姑苏?是“苏湖熟,天下足”的鱼米之乡,还是千帆纷呈、万商云集的富庶之地?是如今加速崛起的科创之城,还是独具苏式生活美学的宜居家园?2500多年岁月流转,关于苏州,人们有太多的印象与想象,这些共同融汇成生生不息的城市脉动,让“人间天堂”今更胜昔。

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正式播出,由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张舒越,与苏州籍演员韩雪、辽宁籍演员张睿组成的风华团走进苏州,深入探寻姑苏文化之韵、生活之美、发展之新,见证苏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动实践。

一段跨时空的穿越之旅 立体化串联城市发展脉络

解读一座城市,需要大历史观、大文化观、大时代观的文明视野,在历史的探查和时空的交汇中,透过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把握城市发展中的变与不变。《城市风华录》走进苏州,风华团成员们乘游船穿过一座座古桥,欣赏着古诗中“人家尽枕河”的诗意画面;于园林漫步,在移步换景间感慨古人精妙的造景手法与审美意趣;这种独具美感和文化韵味的苏式生活在新时代现代化建设中不仅很好地传承下来,还焕发出新的光彩;既能减少噪声还能让居民尽情跳广场舞的智慧音响系统,让“城中园”进化为“园中城”的城市生态建设,还有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纳米城、“灯塔工厂”、中国汽研苏州阳澄半岛智能网联试验基地等高科技产业园区……

不同于以往的节目模式,《城市风华录》将传统与时代、时间与空间交融连接起来,让观众们既得见传承千百年至今的“不变”,也看到了城市建设发展的“巨变”和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嬗变”。

一次沉浸式的城市漫步 在“遇见”中呈现城市样貌

城市,在行走中被丈量,在观看中被发现,在交流中被读懂。世界著名神经科学家沙恩·奥马拉在《我们为什么要行走》一书中

《城市风华录》：探访新时代城市风华

写道,漫游从来就是了解一座城市的最佳方式。不同于导游式的刻板解说,《城市风华录》城市漫步的体验式呈现更加灵动鲜活,从游船观河、参加雅集、体验盆景制作,到儿童友好型城市、走进老年大学、探访高新园区、沉浸式跳广场舞、风华团以探访和互动的方式深度体验城市的多元侧面,在与城市不同元素的不断“相遇”中自然而然地感受城市的内涵气质,从而找到人与人、人与城市的内在联结。同时,在视听表达上,节目也在纪实拍摄的基础上结合航拍、穿越机、微距等多元视角,打造亲临亲历的观看效果,让观众了解到,苏州不仅繁花似锦,亦是宜室宜家的温柔恬静乡。新时代的苏州,秉承着“开放包容”的理念,不断吸纳外来人口,为个人发展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支持和服务,从出生到成长、从青年发展到养老,让每一位生活在苏州的人,找到属于自己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场有温度的人文奇遇 诠释何以为家的深刻内涵

城以人为本,人以城为家。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的智慧,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也需要以城市为载体。在苏州广电老年大学,同学们多样的课堂实践与精彩的时装走秀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老年人们优雅从容、积极向上的年轻心态,也看到了苏州落实“积极老龄化”的工作成果与对老年群体的关怀尊重。在古城细胞解剖师的细致工作中,我们意识到古迹和居住其中的老居民之于城市记忆与历史文化留存的重要意义,也看到了一群年轻人为了留存传统、延续文脉而付出的努力。

除了叙事与节目模式上的创新,《城市风华录》在情感表达与价值升华上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通过讲好城市中生活的居民与城市“双向奔赴”的故事,重点展现城市的人文色彩与人文温度,以彰显“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城市建设理念。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在一座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化发展成果中,蕴藏着人民生活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密码。期待《城市风华录》这样的优质节目,带着观众解锁更多风华城市。



《再见爱人4》引发网友对真人秀伦理的探讨 被建构的后真相,被流量围剿的私域情感

■本报记者 王彦

真正的考验不是拍摄期,而是播出期——《再见爱人》节目组往季的认知,在最新一季再次一语成谶。

这档以婚姻困境为题材的综艺里,三对夫妻需要经历18天的旅行生活,在相对抽离日常的环境中重新审视彼此情感,直到旅行终点给出阶段性答案。这一季嘉宾聚集了演员黄圣依与丈夫杨子、微博红人刘爽与妻子葛夕、歌手李行亮与妻子麦琳。截至昨天,《再见爱人4》在各社交平台掀起了滔天流量:微博,节目第七期上线后,仅主话题的阅读量已近2亿;抖音的相关合集播放量39.9亿;B站上,影视区、生活区、娱乐区的UP主们围绕这档综艺实现“团建”;微信用户,10万+的爆款推文层出不穷;小红书用户调侃其为“离婚界春晚”……而当“窒息”“愤怒”“无语”等评价反复出现,当抵制节目嘉宾的行为发生了在现实中,已经很难笼统地用“众声喧哗”来描述节目所引发的流量汹涌。

私域的情感难题在真人秀中被撕开,婚姻中微妙两性处境在空前巨大的公众讨论面前充满变数。真人秀是否够真就够好?流量的围剿又在2024这场婚姻观察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再见爱人4》引发了人们对真人秀伦理、综艺伦理的思考。

是剧本,还是婚姻折射的社会情绪?

“假如没有他/她,你的生活会变糟还是变好?”“你有私人财产吗?”前央视名嘴张泉灵作为飞行嘉宾登场,“枪枪十环扎心”的录制现场提问,连同节目开播后的网络直播,带着《再见爱人4》第一轮大规模出圈。顺便,她还澄清了一个大众疑惑,“这节目应该没有剧本”。

有网友的留言颇具代表性:“哪怕正片没看,我也能从张泉灵对黄圣依有财产的喊话,对麦琳不配得感的探讨切片里,跟上社交话题。”从这个层面来说,《再见爱人4》能成“社交货币”,不在乎“生活比戏剧更夸张”的戏剧感。嘉宾夫妻的情感互动屡屡掀起舆论热浪,与其说是“剧本抓马”,不如看成是转型时期的社会情绪和时代趋势的小小缩影。

黄圣依和杨子的婚姻模式,被网友比作员工与上司的相处。表面看是双方生活习惯迥异,实则男方在夫妻关系里全方位处于话语权的高位。“夫妻画像”的环节透着些许心理根源,杨子希望黄圣依定格在《功夫》里初见时的青涩模样,而41岁的黄圣依历经时间打磨,内心不再满足于一个事事依赖丈夫的妻子。麦琳和李行亮识于微时,爱情浓烈时,麦琳当了全职主妇,随丈夫北漂。后因长期自我



价值缺失,内心拧巴,双方争吵仍并渐渐升级。许多面对事业与家庭二选一的人,都会在这段关系中照见自己。在葛夕的婚姻里,她曾是仰视者,崇拜着丈夫、初代网红“留一手”,可时移世易,葛夕成长的同时,刘爽节节败退,索性就地躺平。双方成长步调、个人与家庭成长的航向是否一致,类似问题在传统两性关系和当代社会变革的夹击下,演变为夫妻双方在身份认同、权力分配、情感需求和利益诉求等方面的困惑,从而对接受屏前的大众。难怪有网友在公众号的评论区留言:“节目拿捏的也许不是流量密码,而是婚姻的通病和本质,所以情信、夫妻才有会很酣畅淋漓的共鸣感和嘴替感,毕竟这种撕开亲密关系深度探讨婚姻和两性关系的节目很稀缺。”

当真相难免被建构,流量会反噬谁?

常说真人秀的核心在于“真”,能在镜头前真实地呈现、表达是珍贵的,观众之所以能够嬉笑怒骂也是源于真实的情感流动。但人们也很好奇,《再见爱人4》的节目结束后,从楚门的世界回到现实生活,被公众流量介入的私域生活是否还留一地鸡毛?

在社会学教授章友德看来,问题的本质归根结底是“互联网时代,我们

看情感真人秀,看的是什么”。显然,节目播的是婚姻,想探讨是否爱、如何爱,但包罗万象的公共流域里,谈论的除了婚姻观,更有价值观、是非对错。以引发最多“火力”的麦琳为例,节目中,观察室Papi酱的总结围绕情感展开:麦琳说她爱李行亮,论心不论迹,而说李行亮是论迹不论心。可到了互联网世界,麦琳身上产生的议题是丰富多样的,涵盖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熏鸡事件”背后的情感索取模式、“按闹分配”的周围嘉宾应对方式等,已无关婚姻内部情感偏好,而是关于为人处世做法对错误的价值判断。换言之,网友看待他人婚姻,尚能抱有“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审慎观望,可对于一桩通常概念里“恩将仇报”的背刺行为发生,这一“活人审判样本”已从婚恋的私域范畴延伸到了社会性的善恶价值判断。

章友德借用“后真相”概念来提醒网友对节目保持客观审慎。“后真相”的重要论点就是,真相不再那么重要,不同的人群只选择相信符合他们各自偏好的信息。“后真相”环境下,人们看到的通是被自己五官和三观过滤后的现实,“对于一档离婚综艺,18天旅程拍摄的海量素材,如何取舍、如何剪辑、如何配音效做后期,都是某种对真相的建构”。

再倒推节目录制过程,嘉宾们是否以百分百真我直面镜头,同样是

动态的真相。好比杨子和刘爽,来参与节目前已是高度社会化的人,婚姻中哪怕够恶劣,但面对外人时仍有相对体面的姿态。相比之下,麦琳的社会化程度较低,情感需求的胃口又过大,在自卑自我的双重峰值之间进退失据、频频受挫,导致高敏感、易崩溃,成为一部分网友口中“素人的暴君”。

更大的流量反噬在节目近半时出现。前期离婚情绪拉满的李行亮、麦琳夫妇在最新一期节目里重归于好并相拥而眠,前后巨大反差引起网友热议。许多人质疑他们上节目并非为了亏号婚姻,而是为博流量。很快,李行亮的线下商演遭抵制,网友对其婚姻问题的关注已溢出节目之外,演变成市场性的抵制行为。

成败皆萧何。观众的抗拒可说是流量思维带来的必然。当“建构”的成分大于“真”,便易滑入流量至上的漩涡,在互联网病毒式传播的生态中被流量绑架,最终身不由己。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视频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周逵认为,随着如今的真人秀越做越有纪实性,且自媒体的解读能力越来越强,情感节目的内容频频衍生出公共议题,“我们以往缺失的某些社会学层面的技能,正在拿真人秀来补课”。但同时,他强调:“如果一档节目最后无法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一些激荡的话,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阿奇:喜剧的力量,丑角的境界

■本报记者 柳青

时间和命运都是不可预料的。《杂拌、折罗或沙拉》2021年秋天在北京鼓楼西的小剧场首演时,扮演“阿奇”的蒋奇明正苦恼于疫情中工作难寻,然而两年后,他会迎来《边水往事》《漫长的季节》和《我的阿勒泰》,接着,《杂拌、折罗或沙拉》在2024年复排成大剧场作品巡演,因为“阿奇”一票难求。

“浒墅关”“阿奇”和“一部哑剧”三个短剧合在一起,形成一台特殊的“话剧折子戏”,当然,它的剧名是更生动的——杂拌、折罗和沙拉都是大杂烩的菜,《杂拌、折罗或沙拉》是它诞生前后的许多情绪和感受的杂烩。这是一部迫切回应着2021年秋天“此时此刻”的戏剧,现在看起来,它的时效性和时间印记太明显了。“浒墅关”的女主角在居家隔离时,幻想与亡夫的鬼魂作伴,她被困在房子里,也被困在她不能释怀的回忆里。“一部哑剧”的主角是追查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它知道现场任何人过去两周的活动轨迹。在它首演时,这些设定和情节是带刺的现实,也是苦涩的娱乐。三年过去,舞台上的“荒诞”对许多观众而言已经显得隔膜,人们散戏后表示“一部哑剧”是费解的,这歪打正着地和“浒墅关”提及的“记忆碎片与真相拼图”形成意味深长的互文。

在杂拌、折罗和沙拉这类“什么都有的”菜里,总是会有特别偏爱的一口。《杂拌、折罗或沙拉》也一样,“阿奇”这个段落以及蒋奇明的表演,是这盆“杂拌”里被偏爱的“一口”。

“阿奇”有现实原型,壮族小伙周立齐屡犯盗窃罪入狱,在2012年的一次采

访中说出“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成了无厘头的“网红”,被戏称为“窃·格瓦拉”。“阿奇”戏剧化地想象一个盗窃电瓶车的惯偷接受记者采访,说出“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名场面。蒋奇明和周立齐都是南宁人,蒋奇明一开口讲“南宁普通话”,剧场里笑声四起。但观众很快发现,戏剧不是简单地复制早已通过媒体和社交网络流传的“段子”,蒋奇明不是扮演红极一时的“窃·格瓦拉”,“阿奇”不是周立齐,他从群众狂放的笑声中生,从好笑的、无赖的符号里,生长出一个有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小人物,他超越了“窃·格瓦拉”,甚至站在时间之外,成了散发着强大的喜剧能量的“丑角”。

蒋奇明的“阿奇”吊儿郎当、鬼鬼祟祟地走到舞台中央,开始分享他的“小偷故事”。他坐没坐相,口齿不清,是无赖青年的模样。但他很有诗意地把偷窃形容为“潜水”,进看守所则是“休息”。当记者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表示听不懂他的“南普”时,一直满不在乎的他表现出强烈的应激反应和奇异的自尊心。在他仿佛开无轨电车一样的讲述里,我们逐渐发现他对弱者抱有温柔的善意,有一颗敏感的心,会沉醉其中地感知着青草、泥土和风和的气味,尽管是在偷来的电瓶车上。他是这样的矛盾,既有严重的缺陷,又是生动、有温度的。

阿奇回忆他偷盗电瓶车的过程时,蒋奇明借用了一段广西地方戏剧,载歌载舞。偷窃行为当然是错的,可这不妨碍在阿奇的身上,错的青春散发着活泼的生命力。这种生命流淌的能量感来自蒋奇明的表演,他在舞台上的每一个

细微的动作就像他借鉴的彩调那样,散发着生活土壤里欢快的芬芳气息。蒋奇明并不是戏曲演员,广西彩调的歌唱和舞蹈也只是作为花絮点缀在演出中,可是蒋奇明的表演有着戏曲舞台上越来越不容易看到的“丑角的格调”——阿奇是可笑的,但他不哗众取宠,他的滑稽的底色是真诚交流的渴望。

阿奇终究是要面对“为什么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问题,这个“堕落的年轻人”啼笑皆非的个人故事讲到最后,真正严肃的矛盾浮现了,这是一个年轻人用极端的方式逃离金钱和绩效的绞肉机,他拒绝“杀猪剥皮”的工作,他自己也成了那只逃逸的“猪”。这个矛盾的核心是悲剧的,蒋奇明先用方言的、喜剧的表演让观众笑,在笑声中接纳卑微且不正确的阿奇,到悲剧核心“困穷乞见”的时刻,他的台词从“南普”转成普通话,一瞬间喜剧和悲剧相遇并融合在一起。当阿奇用普通话形容自己“做庞大躯体上一颗不安分的、藏污纳垢的毛孔”,这部短小的“话剧折子”获得关键的一跃,这部可笑的小品变成真正的喜剧,蒋奇明用他的表演创造出一个具有充分自觉的喜剧的主角——阿奇在观众看来是喜剧的,他看自己也是喜剧的,他的精神是自由的。

莎士比亚创造过一个被视作喜剧的“喜人”福斯塔夫,他纵情声色,且偷生,其实他并不在意富有财富,也不担心死亡,他在流血漂橹的战场上说:“给我生命吧,我能保全性命是最好;要是荣誉不期而至,那也算了。”蒋奇明的“阿奇”和福斯塔夫是同类,在他们的身上,能看到丑角的境界,更能感受到喜剧的力量。

向火遍全网的“神曲”学什么

行家眼里《APT.》的“洗脑”魔力源自专业与精湛的制作

■本报记者 姜方

“APT APT,uh,huh uh huh”最近,一首名为《APT.》的歌曲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热潮。不仅在 Spotify、Melon、Apple Music 等多个音乐平台全球排行榜名列前茅;抖音上#APT话题视频累计播放量超70亿,翻拍以及二创视频铺天盖地。

《APT.》何以火遍流媒体和短视频平台?只是因为鼓点强劲、歌词简短,不断重复的“APT”形成“洗脑”节奏?“千万别以为这首歌简单甚至简陋,恰恰相反,其制作非常精湛。”在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赵朴看来,《APT.》的走红是传统唱片产业精英团对短视频音乐市场形成的一次降维打击。

当国内不少创作者希冀以短视频歌曲爆款公式推出大量的作品,再对其中流量绩优者进行二次包装——这种以量取胜的创作方式,生产出太多同质化的“音乐垃圾”;而《APT.》走红却带来另一种启发:短视频平台的爆款歌曲,并非随随便便或粗制滥造就能成功,真正经过精心打磨的作品能够以品质感染到更多人。

传统唱片产业精英组团出击

眼下,国内抖音关于《APT.》的tag#apt特效我先用了#APT舞蹈挑战等占据热搜。从明星到素人,都忍不住在短视频中花式演绎这首歌曲,这股风潮甚至吹到了广场舞圈。素人们在公园里和广场上跳起《APT.》,动辄赢得几十万甚至百万点赞。在全球社交平台上,粉丝们用漫画、动画等各种形

式的二创表达着对这首作品的喜爱。“《APT.》很好地利用了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节奏型作为“洗脑”元素的基底,既出现在配乐里,又出现在歌词和歌词的核心记忆点,从而入侵了全球听众的大脑。”音乐博主PM玩乐志分析,有不少像《APT.》这样的歌曲,以具有记忆点的节奏律动、大段重复的副歌(往往是英文单词)火爆出圈。

“在传统的唱片工业时代,人们习惯于聆听旋律线性发展、情感层层递进的歌曲,而在当下的短视频时代,音乐创作的观念和制作工艺发生了彻底的革新——听起来有趣、好玩,能让人上瘾的作品更容易成为爆款。”流行音乐研究专业博士赵朴认为,《APT.》恰恰是一首高质量的“洗脑”歌曲,这得益于它的创作团队汇聚了一群曾有金曲傍身和唱片产业长期从业经验的音乐人。“包括 Rosé 和 Bruno Mars 在内的11位词曲作者、编曲、制作人,组成了一个类似于创作营的团队。其中 Michael Chapman 和 Nicholas Chinn 是歌手 Toni Basil 1981年发行的热门单曲《Mickey》的作者,《APT.》一开始那个“洗脑”的乐句正是来源于《Mickey》。”

据音乐学者分析,《APT.》的编曲中对于鼓点的设计,在混音时对不同乐器的频率冲突调整等等均经过精心制作。这些在音乐工业体系中拥有丰富经验和功底的人组合在一起,发挥其专业力量,共同创作出一首人见人爱——外行听热闹,内行见门道的作品。

评判音乐作品的标准变了

业内人士指出,音乐产业在入

21世纪后经历了两次产业迭代,第一次是从传统的唱片工业体系向音乐流媒体平台进行迭代。音乐流媒体平台代替了传统唱片工业,作为发布甚至生产新作品的平台之一。而在抖音、快手等兴起以后,音乐流媒体平台朝着短视频平台进一步迭代。短视频平台本身也需要大量配乐,因此成为一种新的音乐传播平台。现在,音乐流媒体平台和短视频平台属于平行发展的业态,第二次迭代尚未完全完成。

两次产业迭代造成了音乐的作品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传统唱片工业时代,歌手以发专辑作为基本的作品形态,而到了QQ音乐、网易云音乐等音乐流媒体平台,歌手们优先发布单曲。进入短视频平台,单曲进一步缩小为音乐碎片。创作者有时会先发布一些音乐hook(钩子),如果获得了大家的欢迎再继续创作。从专辑到单曲再到音乐碎片,作品的篇幅越来越短小,也越来越有利于在相应的平台传播。于是,当代歌曲的评价体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评价音乐作品是否成功的核心指标从原来的唱片销量,逐渐变化为在不同平台获取的流量。作品能否吸引更多人的注意,有时比是不是好听、是否能让人感动,占据了更多的权重。

“这样的音乐评价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容易掉进唯流量论的陷阱。”赵朴直言,优质的作品也需要更多优质的批评。“如果说在传统唱片工业时期,职业乐评人不唯销量论,写出振聋发聩的中肯乐评,那么当下同样需要更多对音乐作品进行客观而专业的艺术评价的声音。”